



漫談語文的文化密碼

方中士

通識中心人文藝術組專任教師

丹·布朗的《達文西密碼》(時報,2000)和《天使與魔鬼》(時報,2001)之所以成為全球暢銷小說,除了駭人聽聞的基督身世、教會的墮落與秘密會社所透露的幽默力量吸引人外,一路由美術作品、建築形式和文件文字的拆解重組所串聯起的懸疑和解謎更能吊足讀者的胃口,猶如《達文西密碼》謎題破解的最後關鍵是拆組那由二十六個字母組成的藏祕筒,讓讀者有參與把玩立體字謎圖的十足樂趣。

原來歷史只是暫時隱身或變形而從沒有遠去過,所以猜謎解題永遠能誘發好奇心。自然科學家看出向日葵花蕊有特殊數字排序,人文學者們自然也可以大玩聖經祕碼。真的,歷史就在當下,就在眼前,《天使與魔鬼》足以毀滅世界的黑暗物質豈不是就在2008年的歐洲法瑞二國邊界地下實驗室進行了嗎?不死的咀咒難道只在《歷史學家》(大塊,2006)追蹤的吸血鬼卓久勒伯爵身上?在歐巴馬當選美國總統後,立即有人呼籲重新恢復可能讓人取得永生意義的人類幹細胞研究,這算不算是另一種吸血鬼的復活?

像伊莉莎白·科斯托娃的《歷史學家》可不只是偵探緝凶的通俗小說,如果沒了其中歷史學家在故紙堆、圖書館、檔案室裡進行其實充滿想像力的文獻學考究過程的話,這部近年來後市看漲的好小說將大為失色,讀者將無法領略出入伊斯蘭教興起和神聖羅馬帝國盛衰五百年的東西文明交會歷史,也無法看到作者用歷史學家的眼光所檢視的龍圖騰與隱藏於語文背後的文化心理。

語言文化學能呈現語文使用者習焉不察的文化與心理,除了可當文獻學的工具外,其實也是歷史學的重要方法,往往可以帶給專業研究者意想不到的成果,也會帶給讀者意料外的求知樂趣和探索的驚喜。

除了前面提到的幾本通俗小說外,如果不怕如迷宮般的文獻,則可挑戰安白托·艾可的《玫瑰的名字》(皇冠,2002),喜歡中國俠義小說的讀者則可以嚐試張大春的《城邦暴力集團》(聯合文學,2000),可以享受其中活在現代卻得大解古典詩謎的樂趣。只是在如墜五里霧中的追凶情節所寄託的中國當代政治祕辛裡,得提防墮入漢代讖緯或推背圖的政治文化泥淖裡;對中國詩謎有興趣的人或許則可由余英時詮釋陳寅恪的詩文,揣度陳寅恪詩文裡的心跡而回溯到屈原美人香花的傳統裡。如果不會被文字學這令人望而生畏的學術外衣給嚇住的話,那麼唐諾的《文字的故事》(聯合文學,2002年)也可以是很好的文字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教學頻道

文化學示範，甚至是真正文字學家許進雄態度嚴謹行文縝密的《中國上古社會——文字與人類學的透視》(台灣商務,1998)，雖說是學術作品，其實是以大量參考文獻與研究成果為基礎的想像力翱翔。例如許進雄的書裡解釋「棄」的甲骨文為絞殺或拋棄無法養育新生兒的生活經驗，我們則可以進一步分析「棄」，上頭的部件應是女性的子宮，那麼，「育」字作為生育的本義就有了活生生的血淋淋有聲有色有溫度的現實基礎，若作教育的「育」用，甚至可以作大膽點的跳躍，聯結到古希臘蘇格拉底的催生法的教育觀去；又如「微」字，許進雄運用許多神話、民俗、傳說資料旁證了甲骨文時期有為了減輕生存壓力而棒殺老人的習俗，如同十幾年前日本電影〈楳山節考〉一樣，雖是嚴酷生存環境的調適，但也必須承認人類學觀點從功能而不是從道德要求看文明進展確有透視的撼人力量。

漢字與漢語有沒有如英文與拉丁文間的語根關係？被譽為當代「讀書人」的南方朔有一系列語言考古學著作，從「三八」到「酷兒」的語言背後文化與使用者的探討，確有揭露語言背後歷史文化的功用，但似乎離形成足以像《達文西祕碼》那樣的解碼方法還有一段距離。

語文文化學是藉由語文的形成元素、部件、組構反映其背後的文化和歷史處境，不只是字義的訓詁也非文獻的考證而已，例如探討台灣社會對原住民的理解如何由帶著貶抑歧視心理的「黥面」到肯定其文化與個人尊嚴的「文面」所展現的文化進程。這不是猜字謎，而是像《達文西祕碼》一般得負起反省歷史文化與社會集體心理的重責大任。這是我對大學通識教育核心價值的理解。

[上一頁](#) [回首頁](#)